

深沉的土地故事

——评刘明恒长篇小说《土地》

作者:刘川鄂

各种关于土地的意象、名字、事件,共同垒砌了“土地”的整体大意象,使土地在这篇小说里具有图腾的意味。

刘明恒长篇小说《土地》在一个颇具寓意的死亡中开头:“爸断断续续地说:‘这是咱家的……斗二升田的……地契……你拿着。你要牢牢记住,土地……是咱穷人的……命根子,一定要……珍惜土地啊!’……头往左边一歪就咽气了”。徐土地父亲的死既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徐土地人生的新阶段,他将独立承担其土地所赋予的命运,并在与土地的依存关系中生存发展。其后几十年,围绕土地和由此派生的地契、食物意象,徐土地的身边发生一连串事情:女儿谷穗死于土地上的毒蘑菇,母亲死于土地的溃堤,妻子凤仙死于饥饿与悲痛,德三爹死于饥饿后的暴食,儿子田蛋被打成植物人后在地气中康复……而徐土地本人则在围绕土地的农村改革发展史中历尽一生。各种关于土地的意象、名字、事件,共同垒砌了“土地”的整体大意象,使土地在这篇小说里具有图腾的意味。这片土地广博深厚,欲望不息,成为悲壮的祭坛,所有的一切都似乎在向土地献祭。一代代农民对于土地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与忠诚,在这个祭坛上付出了血汗乃至生命,最终归于土地,归于无言。

土地意象里包含有一个重大而基本的主题——生存这个基本需求,中国农民生活和现当代历史中最重要和基本的內容。生存欲、对于土地的争夺与守护在这部小说里,被赋予仪式感和崇高色彩,主人公徐土地几十年的坎坷命运,不过是为了守住几亩田,挣一口饭吃。作品对政治运动和时代层面的反思,也围绕着卑微的生存和土地这一根本来进行。对阶级人物——徐纯龙这一地主形象以往所应具有的特色,小说甚至做了回避和淡化处理,力图体现出思想的质朴性。在新中国一段很长的岁月中,尽管闹起了各类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可是对于农民而言如何活下去是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活着本身是生命的最大意义。而政治更像是生命中的一个侵入与附庸者,让生存与土地变得风雨飘摇。

小说里有很多对于农事的描写,且高度写实,这不仅是因为作者对于农事的熟悉和现实主义笔调的需要,原因还在于农事与生存本身的联系,农事本身被赋予莫大的生存意义。它一方面是艰辛的,一方面却有闲趣的意味,特别是民谣的插入,既增添了小说的地方色彩,也透露出一种豁达的情怀,这些构造了小说高密度叙事的间隙,为整体的悲凉色彩打上了一点温馨的余光。

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有着较高水准,很多人物过目难忘。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农村经历和党政机关经验的作家,刘明恒对于农村人物和乡镇干部的把握和塑造,有时达到传神的地步。主人公徐土地,他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期望与垂爱。聪慧理性,遇事有主见,但脾气倔,一辈子不信邪,敢于直言和富于反抗精神。他的信念源自立于足下的土地,源于生存的

朴素真理。他情感质朴,除了对土地和周边人的深厚情感外,很难看到一些大的、不切实际和蹈虚的情感成分。徐土地祖孙三代围绕土地奉献三生三世,上演一出出的悲欢离合,让人唏嘘不已。在乡镇干部人物群里,以许琳琳这个乡乡长的形象最为立体和典型,她作风泼辣、霸气粗鲁。为了执行上级命令和捞政绩,可以悍然下令抓捕闹事农民和来访记者,不可一世;但当退休老干部来暗访时,却能立马下跪求饶,战战兢兢。人物的两面性使其显得可怜可笑。在上级朝令夕改时,许琳琳和农民一样,成了某种程度的受害者,不仅政绩被毁,而且里外不是人。作者借此人物对官场那种盘根交错的利益冲突,人治的管理体制进行了反思。

在这部沉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里,作者没有为笔下的农民人物打开一扇喜剧的天窗,一只犀利的笔使他们大多归于平淡或悲惨,鲜有圆满者。里面充满了农民的各种艰辛、无奈和悲愤:大跃进期间,农民食不果腹,反而被逼交粮;卖价太低,丰收后的农民被逼烧粮;农民告发卖地被打瘸腿,千辛万苦难告发;乡镇干部出尔反尔放火烧山,农民无亲以死相逼……在结尾时候,主人公“我”“扑通”跪到地上呼号:“苍天啊,土地爷啊,还我们土地吧,土地可是咱们农民的命根子啊!”身后所有的村民也都跟着跪下了……结尾的一笔,犹如重重的一锤,击打在读者的心上。那个最根本的问题的答案仍在风中飘荡:农民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支配自己的土地,真正的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乐业、生生不息?

自八十年代的反思、伤痕文学以来,文坛近三十年来对于解放、改革发展的反思和描述,力图对新中国历史进行史诗性把握的作品绵延不绝。但此类作品的影响力日益缩小,特别是新世纪以后,引起广泛影响的更是屈指可数。伴随着大批体验者和作家的日益成熟和年迈,出于对“史诗”的偏好和为国为家为己立传的心理纷纷出笔,以至于民间、网站和自费出版等日益开放的系统内,此类小说的年产量却颇为可观,甚至有着越来越多的趋势。

刘明恒这部名为《土地》的小说,记录、反思和体验并未超出以往那些“史诗”类小说的范畴,它的主要价值在于体现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村在大政策下的历史变迁时,表现出的针砭现实的勇气和可贵的批判精神,其描述和情节很多都富有民俗和社会学意义,给鄂南地区的当代政治变迁史留下了一部完整生动的文学记录。作者以蚌壳岭为视角,用明畅俚俗、略带散漫粗野的语言全景勾勒新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家事、情感与政治叙述交互并进,人物线索众多,构成庞杂的叙述话语体系,锵锵唧唧上演了一台横跨新中国六十年的大戏,力图体现出史诗的品格和气概来。

(作者系湖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导、著名评论家)



《土地》创作谈(节选)

刘明恒

著名评论家李建军曾提出好小说的七条标准:能把细节写得准确传神、能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充满想象力和具有智慧风貌的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底层关怀精神的小说;致力于发现并揭示生活真相的小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寻找光明、给人安慰的小说;富有“亲爱”的诗意、浪漫的情调和理想主义气质的小说;那种充满正义感和责任感并致力于向上提高人类精神生活水平的小说。

在长篇小说《土地》的创作过程中,我努力依照李建军提出好小说的七条标准,来立意,来构思,来写作。立意,它包括全文的中心思想内容,作者的构思设想和写作意图及动机等。中心思想是小说的灵魂,是贯穿全文的主线。小说的选材、结构、语言表达都受中心思想的约束。

经过深思熟虑,长篇小说《土地》的立意确定为:写新中国土地政策的历史演变,对以徐土地为代表的农民命运带来的生产、生存、生活上的影响,真实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鄂南为背景,以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为主线,以农民徐土地为视角,全景式地展现从“土改”前夕,至今中国农村“土地”政策的沿革及农民的浮沉命运。以及土地变迁给徐土地为代表的,以蚌壳岭这个小山村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勾勒中国农村历史的变迁,刻画土地上挣扎的灵魂。借农民与土地分分合合的曲折而又悲壮的故事,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土地是农民的根,只有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他们才能活下去。呼吁“善待土地,珍惜土地,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

《土地》选择以第一人称来写。第一人称写作的好处是: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让人读起来更加有兴趣;其次是小说情境显得更为真切,作者与读者的距离缩小了;三是可以让文章行文通顺,娓娓道来,口语化,给人一种亲切、可读的感觉。但后面也因为第一人称视角,通篇都是以主角的角度观察整个世界,视角很狭窄,所以在整体故事情节流向的把握上的难度加大。也无法展示其他人物的心态,对塑造其他角色带来障碍。反复斟酌,我还是选择用第一人称来写。

《土地》采用单线型结构,新写实手法进行。即按照土地的历史变迁,主人翁的人生命运为线索,串起每段历史时期发生的一个个故事,以人物活动和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顺序展开。“新写实”手法是指小说注重于展示客体的原形,即事物、生活、包括精神或文化现象)的原初状态和本来面目,通过人生中平凡、琐碎的细节,揭示人性的原生特质和那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人生体验。

咸安奇石系列

陈大银

三、孟姜女哭长城(下)

这列石头城是一道天然屏障,与对面的象鼻卷草山相望,是咸安通往崇阳的咽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1942年,日寇为控制武长公路这一后方重要补给线,安排一个小队兵力在港下雷垵设立据点。一天深夜,出生于石城村大屋雷的中共咸(宁)崇(阳)蒲(圻)县委书记雷同(原名雷荫民,解放后任湖北省医药局局长),率领38名战士打击驻扎在港下雷的日寇。次日,日寇运了一卡车死伤者去县城。这一仗,大振了新四军5师的军威。

石城村港下雷垵背后石城西段石头嘴城墙上,凸出一块酷似美女的圆柱型石头。因拍照需要,石城村安排劳力搭梯攀岩,砍去遮在这40米高巨石上的藤蔓,使它露出“庐山真面目”:身着连衣裙,头像巨型瓜籽,腰部较细,将手轻轻地搭在城墙上;头部距城墙2米远;头部对面城墙上有一个可坐4人的石洞。东北端100多米处的石壁垮落一部分。

石城、美女石、垮落石块处和石洞,似乎在讲述和演示我国民间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有关情节。这里被形象地称为孟姜女哭长城传说,这石洞是孟姜女的眼泪洒成的。

当年,秦始皇征发80万民工修筑万里长城,苏州书生范杞梁不想去,逃到孟家花园,无意中遇到聪明美丽的孟姜女。孟姜女和父母一起把他藏起来。两位老人把孟姜女许配给范杞梁。新婚不到3天,范杞梁被公差抓去修长城。半年过去了,杳无音信。孟姜女缝制寒衣徒步赶到山海关长城脚下寻夫。得知丈夫已经去世,尸骨被填进城墙里,她哭得天愁地惨。不知哭了多久,忽然地动山摇,长城崩塌一处,露出数不清的尸骨。她咬破手指,把血滴在一具具尸骨上。心想:如果是丈夫的尸骨,血就渗进骨头;否则,血就流向四方。她用这种方法找到了丈夫的白骨。

秦始皇看到孟姜女很美丽,逼她做妃子。她假意答应,但要求秦始皇先办3件事:请和尚给范杞梁念49天经,然后厚葬;要秦始皇率文武大臣哭祭范杞梁;埋葬范杞梁后,允许孟姜女游山玩水3天后才能同房。秦始皇一一答应。可是,这3件事办完后,孟姜女把秦始皇痛骂了一顿,然后跳进汹涌澎湃的大海。

石城村形象的“孟姜女哭长城”,比“孟姜女哭长城”之地的山海关孟姜女庙更加直观、生动。